

賈平凹

散文大系

第二卷

漓江出版社

寶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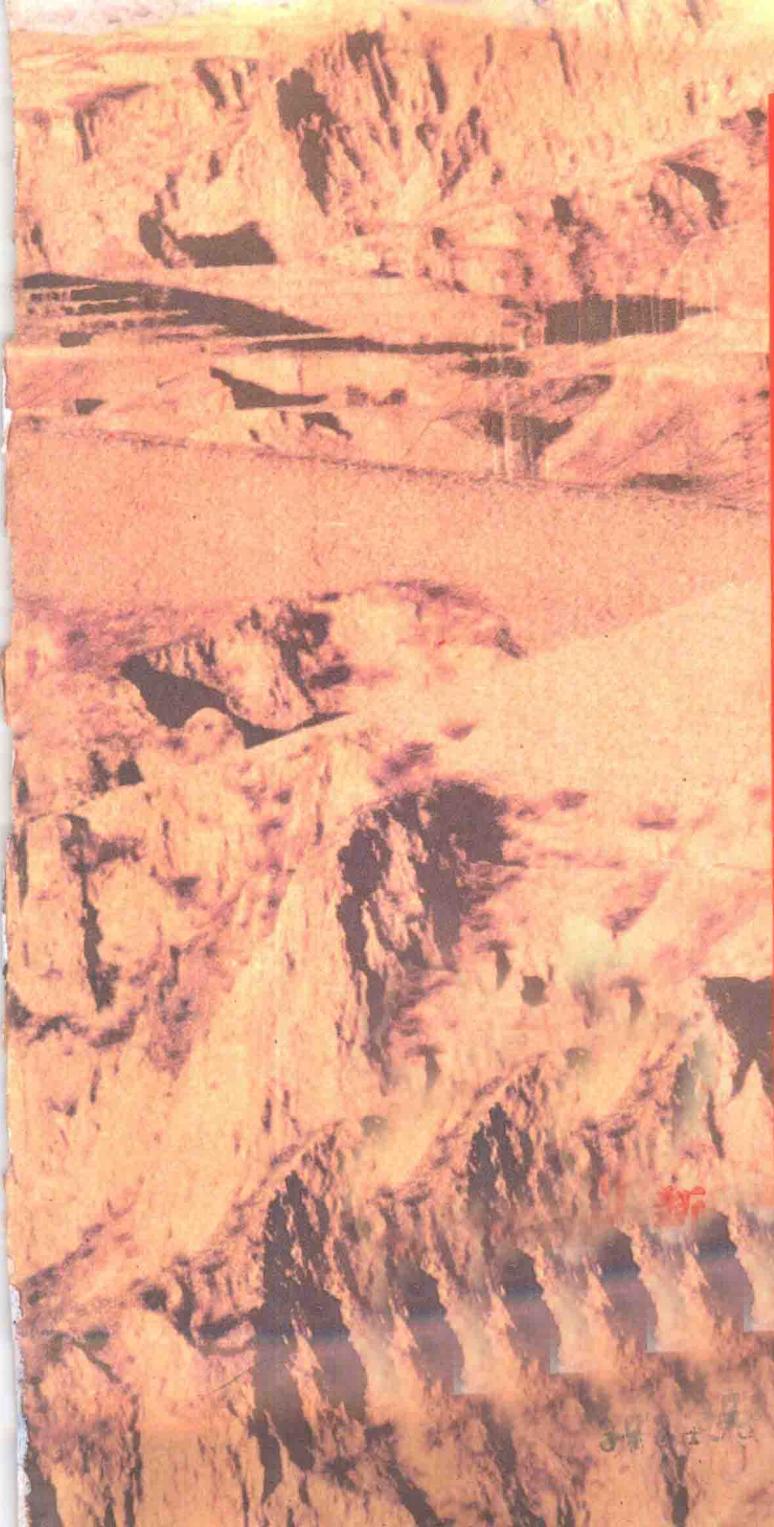
四

故文大東

序二

吳昌碩

賈平凹散文大系



(桂) 新登字 03 号

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二卷

贾平凹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字数 317,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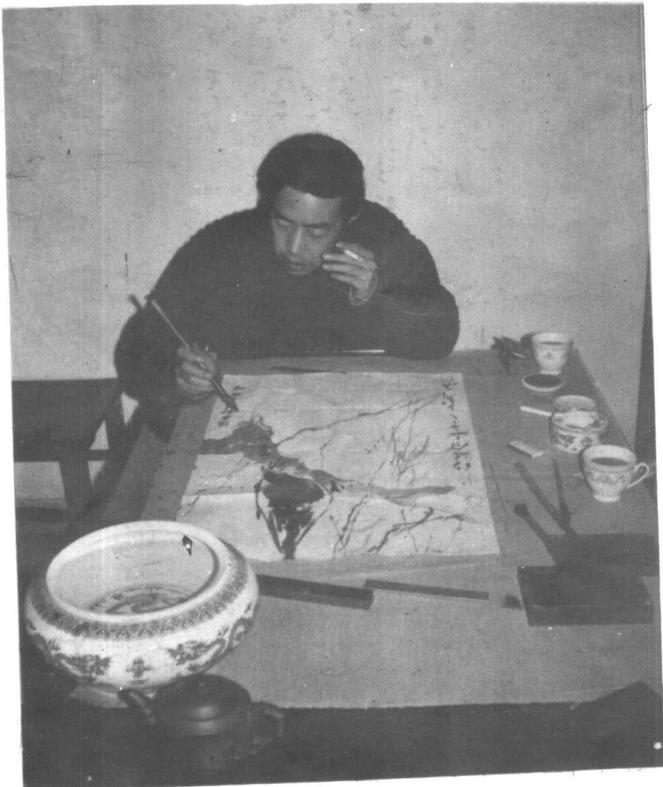
印 数：平 1—6,000 册

精 1—2,000 册

ISBN 7-5407-1288-0/I · 888

定价：平 10.55 元

精 15.55 元



贾平凹在作画



贾平凹书画作品

目 录

一 只 贝	(1)
风 雨	(3)
两代人	(5)
黄陵柏	(8)
木 耳	(12)
三游华山	(15)
凉台记	(18)
南岭登高	(20)
秦 腔	(23)
关中论	(31)
河南巷小识	(38)
风 箏	(45)
酒	(51)
河 西	(54)
敦煌沙山记	(58)
梦 城	(61)
戈壁滩	(63)
柳 园	(65)
火 焰 山	(67)

安西大漠风行	(69)
温 泉	(71)
桌 面	(74)
风 竹	(77)
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	(80)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83)
我们祝我们成功	(87)
《西安文学院学员作品选》序	(89)
一点想法	(90)
说《天狗》	(92)
关于《冰炭》	(94)
《心迹》后记	(97)
对当前散文的看法	(104)
预言留在以后	(107)
变革声浪中的思索	(110)
在商州山地	(118)
使短篇小说短起来	(123)
散文就是散文	(125)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128)
关于散文的日记	(140)
我的小传	(146)
自 传	(147)
我的诗书画	(155)
读刘书润《采薇集》	(157)
江文湛画集序	(159)
王蓬论	(163)

刁永泉论	(169)
黄土论语	(172)
学习心得记	(176)
四月二十七日寄蔡翔书	(180)
一封荒唐信	(185)
读《睡狮》	(190)
关于《丑石》的通信	(193)
附录：刘路给贾平凹的信	(195)
关于《九叶树》的通信	(198)
附录：丁帆给贾平凹的信	(202)
浅谈儿童文学中散文的写作	(207)
世界需要我睁大眼睛	(219)
商州初录	(221)
商州又录	(347)
商州再录	(373)

一 只 贝

一只贝，和别的贝一样，长年生活在海里。海水是咸的，又有风浪的压力；嫩嫩的身子就藏在壳里。壳的样子很体面，涨潮的时候，总是高高地浮在潮的上头。有一次，他们被送到海岸，当海水又哗哗地落潮去了，却被永远地留在沙滩，再没有回去。蚂蚁、虫子立即围拢来，将他们的软肉咬掉，空剩着两个硬硬的壳。这壳上都曾经投影过太阳、月亮、星星，还有海上长虹的颜色，也都曾经显示过浪花、旋涡，和潮峰起伏的形状；现在他们生命结束了！这光洁的壳上还留着这色彩和线条。

孩子们在沙滩上玩耍，发现了好看的壳，捡起来，拿花丝线串着，系在脖项上。人都在说：这孩子多么漂亮！这漂亮的贝壳！

但是，这只贝没有被孩子们捡起。他不漂亮，他在海里的时候，就是一只丑陋的贝。因为有一颗石子钻进了它的壳内，那是个十分硬的石子，无论如何不能挤碎它；又带着棱角；他只好受着内在的折磨。他的壳上越来越没有了颜色，没有了图案，他失去了做贝的荣誉；但他默默的，他说不出来。

他被埋在沙里。海水又涨潮了；潮又退了；他还在沙滩上，壳已经破烂，很不完全了。

孩子们又来到沙滩上玩耍。他们玩腻了那些贝壳，又来寻找更漂亮的呢。又发现了这一只贝的两片瓦砾似的壳，用脚踢飞了。但是，同时在踢开的地方，发现了一颗闪光的东西，他们拿着去见大人。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珍珠！嗨，多稀罕一颗大珍珠！”

“珍珠？这是哪儿来的呢？”

“这是石子钻进贝里，贝用血和肉磨制成的。啊，那贝壳呢？这是一只可怜的贝，也是一只可敬的贝。”

孩子们重新去沙滩寻找他，但没有找到。

作于 1983 年 2 月 21 日夜

风 雨

树林子像一块面团了，四面都在鼓，鼓了就陷，陷了再鼓；接着就向一边倒，漫地而行的；呼地又腾上来了，飘忽不能固定；猛地又扑向另一边去，再也扯不断，忽大忽小，忽聚忽散：已经完全没有方向了。然后一切都在旋，树林子往一处挤，绿似乎被拉长了许多，往上扭，往上扭，落叶冲起一个偌大的蘑菇长在了空中。哗地一声，乱了满天黑点，绿全然又压扁开来，清清楚楚看见了里边的房舍，墙头。

垂柳全乱了线条，当抛举在空中的时候，却出奇地显出清楚，霎那间僵直了，随即就扑撒下来，乱得像麻团一般。杨叶千万次地变着模样：叶背翻过来，是一片灰白；又扭转过来，绿深得黑青。那片芦苇便全然倒伏了，一节断茎斜插在泥里，响着破裂的颤声。

一头断了牵绳的羊从栅栏里跑出来，四蹄在撑着，忽地撞在一棵树上，又直撑了四蹄滑行，末了还是跌倒在一个粪堆旁，失去了白的颜色。一个穿红衫子的女孩冲出门去牵羊，又立即要返回，却不可能了，在院子里旋转，锐声叫唤，离台阶只有二步远，长时间走不上去。

槐树上的葡萄蔓再也攀附不住了，才松了一下屈蜷的手脚，

一下子像一条死蛇，哗啦啦脱落下来，软成一堆。无数的苍蝇都集中在屋檐下的电线上了，一只挨着一只，再不飞动，也不嗡叫，黑乎乎的，电线愈来愈粗，下坠成弯弯的弧形。

一个鸟巢从高高的树端掉下来，在地上滚了几滚，散了。几只鸟尖叫着飞来要守住，却飞不下来，向右一飘，向左一斜，翅膀猛地一颤，羽毛翻成一团乱花，旋了一个转儿，倏乎在空中停止了，瞬间石子般掉在地上，连声响儿也没有。

窄窄的巷道里，一张废纸，一会儿贴在东墙上，一会儿贴在西墙上，突然冲出墙头，立即不见了。有一只精湿的猫拼命地跑来，一跃身，竟跳上了房檐，它也吃惊了；几片瓦落下来，像树叶一样斜着飘，却突然就垂直落下，碎成一堆。

池塘里绒被一样厚厚的浮萍，凸起来了，再凸起来，猛地撩起一角，唰地揭开了一片；水一下子聚起来，长时间的凝固成一个锥形；啪地摔下来，砸出一个坑，浮萍冲上了四边塘岸，几条鱼儿在岸上的草窝里蹦跳。

最北边的那间小屋里，木架在吱吱地响着。门被关住了，窗被关住了，油灯还是点不着。土炕的席上，老头在使劲捶着腰腿，孩子们却全趴在门缝，惊喜地叠着纸船，一只一只放出去。……

1982年秋写于宝鸡

两代人

一

爸爸，你说：你年轻的时候，狂热地寻找着爱情。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就在你对着月光，绕着桃花树一遍一遍转着圈子，就在你跑进满是野花的田野里一次一次打着滚儿，你浑身沸腾着一股热流，那就是我；我也正在寻找着你呢！

爸爸，你说：你和我妈妈结婚了，你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就在你新喜之夜和妈妈合吃了闹房人吊的一颗枣儿，就在你蜜月的第一个黎明，窗台上的长明烛结了灯彩儿，那枣肉里的核儿，就是我，那光焰中的芯儿，就是我。——你从此就有了抗争的对头了！

二

爸爸，你总是夸耀，说你是妈妈的保护人，而善良的妈妈把青春无私地送给了你。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妈妈是怀了谁，才变得那么羞羞怯怯，似莲花不胜凉风的温柔，才变得绰

绰雍雍，似中秋的明月丰丰盈盈？又是生了谁，才又渐渐褪去了脸上的一层粉粉的红晕，消失了一种迷迷丽丽的灵光水气？

爸爸，你总是自负，说你是妈妈的占有者，而贤惠的妈妈一个心眼儿关怀你。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当妈妈怀着我的时候，你敢轻轻撞我一下吗？妈妈偷偷地一个人发笑，是对着你吗？你能叫妈妈说清你第一次出牙，是先出上牙，还是先出下牙吗？你的人生第一声哭，她听见过吗？

三

爸爸，你总是对着镜子忧愁你的头发。你明白是谁偷了你的头发里的黑吗？你总是摸着自己的脸面焦虑你的皮肉。你明白是谁偷了你脸上的红吗？爸爸，那是我，是我。在妈妈面前，咱们一直是决斗者，我是输过，你是赢过，但是，最后你是彻底地输了的。所以，你嫉妒过我，从小就对我不耐心，常常打我。

爸爸，当你身子越来越弯，像一棵曲了的柳树，你明白是谁在你的腰上装上了一张弓吗？当你的痰越来越多，每每咳起来一扯一送，你明白是谁在你的喉咙里装上了风箱吗？爸爸，那是我，是我。在妈妈的面前，咱们一直是决斗者，我是输过，你是赢过，但是，最后你是彻底地输了。所以，你讨好过我，曾把我架在你的脖子上，叫我宝宝。

四

啊，爸爸，我深深地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而有了我，

我却是将来埋葬你的人。但是，爸爸，你不要悲伤，你不要忌恨，你要深深地理解：孩子是当母亲的一生最得意的财产，我是属于我的妈妈的，你不是也有过属于你的妈妈的过去吗？

啊，爸爸，我深深地知道，有了我，我就要在将来埋葬了你。但是，爸爸，你不要悲伤，你不要忌恨，你要深深地相信，你曾经埋葬过你的爸爸，你没有忘记你是他的儿子，我怎么会从此就将你忘掉了呢？

1982年2月18日夜于静虚村

黄陵柏

从铜川往北数百里，全是赤裸裸的荒山秃岭，到了乔山，出奇地却长满了柏树。一棵树一个绿的波浪，层层叠叠卷上去，像一个立体的湖泊。天放着晴的时候，湖泊丝纹不动，绿得隐隐透蓝；逢着刮风下雨了，满山就温柔地拂动，绿深起来，碧碧的，青青的，末了，似乎欲晶莹了，在这黄褐褐的世界里，像一颗偌大的绿宝石，灿灿地要映照出一切。

山上有一条小路，曲曲折折爬上去，山顶就有丘土堆，活脱是一个山上的山：这便是黄帝陵了。站在陵墓往下看，才知满山没有一眼流泉，也不见飞禽走兽，柏籽在倏乎落地，簌簌地如洒起细雨，满鼻满口都是柏的茎香了。最有趣的，那柏全都枝叶瑟瑟缩缩，如一根一根桩的模样，肉肉的，依山而微微趋身，似乎是向陵墓肃然静默，立即使游客失去了轻狂和浮华，霎那间入了庄重、虔诚的境界，再不敢有了言辞，只提了脚步儿在厚厚的落针上悄悄起落。

我三次上过乔山，每次都在这寥寥的柏林里静观，一呆半日，于是看出柏的好多妙事。回来用笔记下，归类十多种，竟成了一册柏谱。